

20. 1514



燕山文史

1992

总

7

YI SHAN WEN SHI

封面设计 李莲芳
栏目题图 李莲芳

宜山文史

1992 第一期

总第七期

1992年 7 月 15 日

主 编 巫季芳
副主编 覃泽君 韦甘睦
编 辑 谷 宁 谭明均
张绍芳

政协宜山县委员会编 电话号码 2633 邮政编码 546300

批准单位：中共河池地委宣传部

批准证明1987年8月4日 0030号

宜山县印刷厂印刷

宜山文史

1992年第1期

(总第7期)目录

· 文史初考 ·

- 明清之际的宜山政权考略……李楚荣(1)
太平军牛岩破寨考辨……张克晔(3)
宜山高级中学建校沿革初探……韦甘睦(8)

· 古迹考察 ·

- 旧时宜山城区的水与桥……韦甘睦(11)
奇特的山泉……聂震宇(15)

· 资料辑存 ·

- 解放前后设于宜山的银行……
……白浪搜集整理(16)
宜山的钱会……白浪搜集整理(18)
民国以来宜山的税务机构……吴克波(19)
略谈宜山的砖瓦业……聂嘉寿(23)
宜山县砖厂简介……县砖厂(24)
宜山县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吴国正(24)
宜山的婚事习俗……寿民(26)
北牙婚俗……吴世文(28)
第一台插秧机生产经过……刘新(29)
北牙区剿匪回忆……钟乐端(32)
50年代初期有虎进民主街
黄家抓猪……周玉德(37)
龙头乡几件民俗杂记……黄品忠(37)

· 地名简述 ·

- 宜山地名拾趣……聂嘉寿(39)

- 浅析宜山县地名特点……兰芝柏(41)

· 民族文娱 ·

- 流河乡的三处歌圩……聂震宇(43)
瑶族传统体育活动狮子上刀山
……吴萍 莫竞辛(44)
龙江业余粤剧团点滴……何建文(45)
塘冲村彩调班在民国年间的
演出活动……韦海甸(46)

· 古碑选载 ·

- 《鼎建文昌阁碑》……彭瑞儒抄录(47)
德胜书院碑记……胡昆仑抄录(48)
捐建德胜书院芳名碑……胡昆仑抄录(48)
《村规民约碑》……莫自尊抄录(49)
清·牛二潭村头《村规民约碑》……
……谭耀东搜集(49)
清·福龙乡翁同村头《众议条款碑》
……谭耀东搜集(50)
清·洛东乡坡榄村韦姓祠堂条规碑
……谭耀东搜集(50)
南山双门洞宋黄忱记事碑
……谭明均抄录(51)
南山龙隐洞口郡人王珽诗刻
……谭明均抄录(51)

EAB4/26

· 会议动态 ·

- 政协宜山县第七届三次全委会议
在县城召开……………覃泽君 (51)
- 中共宜山县委书记阳明剑在政协
宜山县七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 (52)
- 县政协主席巫季芳代表常务委员会在
七届三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 (摘要)
……………县政协办 (55)
- 政协宜山县七届三次全委会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覃泽君 (60)
- 全区党规党法教育工作汇报会在宜山
召开……………张绍芳 蓝友安 (61)

· 新闻简讯 ·

- 宜山县1991年十大新闻…………… (62)
- 宜山县委统战部获全区统战理论宣传
暨《广西统一战线》发行工作
一等奖……………覃泽君 (63)
- 政协宜山县委员会获《广西政协报》
评为通讯报道先进单位……………
……………县政协文史委 (64)
- 叶茂水电站介绍报道…………… (64)
- 叶茂水电站工程简介…………… (65)
- 宜山民兵在地区军事比武中获团体总
分第一……………张绍芳 樊仲生 (66)
- 宜山县政协举办推广科技
成果展览……………韦琼华 (66)

· 政协委员风采 ·

- 宜山县一中政协委员——施丽士…………
……………县政协文史委整理 (67)
- 工商界政协委员——张树杰……………
……………县政协文史委整理 (69)
- 财贸系统政协委员——杨柳芝…………
……………县政协文史委整理 (70)

· 调查研究 ·

- 发挥旅游优势 发展旅游事业…………
……………宜山县旅游资源调查组 (72)
- 目前全县桑蚕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
……………宜山县七届政协委员调查组 (75)

· 诗文联选登 ·

- 彭献寿诗联拾遗……………彭瑞儒搜集 (77)

· 轶闻轶事 ·

- 量水……………寿 民 (79)
- 拉利街一件难解的谜……………聂震宇 (79)
- 德胜镇概况……………孔锦峰 黄品清
胡昆仑 姚振珠 罗东胜 (80)
- 龙头乡概况……………莫自尊 莫自强
彭瑞儒 黄 庄 黄品忠 (98)

※ ※ ※ ※ ※

《宜山文史》第五、六期勘误表

文史初考



明清之际的宜山

政权考略

李楚荣

在宜山县德胜镇砖厂后面的土岭上，有两座明代墓葬，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这两座墓紧紧相邻，墓主为一对夫妇，夫黄一我，明末武官，其妻李氏。黄墓葬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墓由料石砌成，每一块料石上都分别镌刻着人物、走兽、飞禽或花卉等浮雕图案。而李氏之墓的部份料石虽也有浮雕，但较黄墓逊色。这些浮雕是研究宜山地区民俗史和美术史的实物资料。李氏墓碑上刊着其所葬时间为“永历十年孟冬”（1656），查明史并无“永历”这个年号，然而正是从这个纪年年号中，引起了人们研究明清递嬗之际宜山政权属谁的问题。

明代末年，农民起义军在其领袖李自成的率领下，于崇祯十七年（1644）春攻破明都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明灭。同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朝总兵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使清军在多尔衮亲王率领下进入关内，横扫中原，取代了李自成政权——大顺，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清朝的第一个皇帝便是世祖福临，其年号为“顺治”。

顺治四年（1647），清军虽已攻克南京，但全国局势尚未抵定，各地广大农民军（包括李自成的残部）与明朝残余的武装力量形成了抗清的联合战线。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败以后，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其领袖张献忠的率领下，攻克成都。张献忠于是年十一月当上皇帝，国号大西。其武装力量分由四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

能奇率领。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拥戴桂王常瀛的次子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皇帝位，史称“南明政权”。南明政权当年没有行用年号，次年（清顺治四年，即1647年）才正式行用“永历元年”，即本文前面提到的李氏墓碑上的永历年号。其时，张献忠的义子们听到南明政权建立的消息，便主动与南明联合，李自成的一部分残部也加入南明，共同组成了抗清的武装力量。这时清廷虽已入主中原，但西南诸省尚未纳入清朝版图，南明政权尚有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几省作为根据地。

由于永历帝朱由榔继位之后，终年过着闻警即逃的流亡生活。他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在肇庆即皇帝位后，旋即被迫离开肇庆西走梧州，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由梧州经平乐、潯州（今桂平县）奔全州、走桂林。四月，全州总兵刘承元劫朱由榔赴湖南武岗。八月，清兵陷武岗，朱由榔奔湖南清州，再奔柳州。此时，南明军队先后克复阳朔、平乐、潯州、梧州，十二月朱由榔又返桂林。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春，清军攻克湖南湘潭，进逼广西灵川，朱由榔奔南宁。永历三年（顺治六年），朱由榔又走梧州。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军攻克桂林，两广巡抚瞿式耜与广西总督张同敞相对饮酒，坐待清军，被俘。“谕之降，不听，

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至闰十一月十有七日，就刑，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同敝俱死。”《明史·瞿式耜传》瞿、张二人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为世人称道，至今桂林叠彩山上还有瞿、张二人的画像石刻，永为人祀。这时，朱由榔由梧州逃奔南宁。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张献忠义子孙可望迎朱由榔到安隆所（今田林县）。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张献忠另一义子李定国护送朱由榔由安南卫（今贵州省晴隆）到云南。永历九年，朱由榔又走贵州。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清顺治帝福临命吴三桂率一路大军由四川进攻贵州；宗室罗托率一路大军由湖南进攻贵州；赵布泰率一路大军由广西进攻贵州。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正月，清军“分兵既克贵州之后，即宜乘机进取云南”。《清实录·卷百十四》李定国连战连败，朱由榔奔永昌（今云南保山）。永历十三年正月，清军“三路大军俱入省城（云南），李定国、白文选与伪永历奔永昌。”《清实录·卷百二十三》朱由榔又逃奔腾越（今云南腾冲），二月，朱由榔奔缅甸。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五月，缅甸当局把朱由榔并其子引渡给吴三桂，最后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南明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只存在了十五个寒暑，也就是说，公元1661年清军已扫清了南明势力。

纵观永历帝朱由榔十五年的活动路线是：肇庆、梧州、平乐、桂平、全州、桂林、柳州、南宁、田林、贵州、云南、缅甸等地。从朱由榔活动的路线来看，宜山不在其活动的轨迹上，永历帝并未到过宜山。那么，明清之际的宜山政权所属情况究竟如何？从李氏墓碑刊于“永历十年孟冬”来看，在永历十年，即清顺治十三年（1656）十月以前，宜山政权仍属南明，宜山地区尚

未在清廷军事政治统治之下。如果清廷已控制了这一地区的话，当地人在墓碑上贸然刻上“永历年号”是不可想象的。再查宜山世家《戚氏家谱》，上有某某“殁于永历三年”，“七世孙戚奇于永历五年受永历帝诰封为一品左都督”等永历年号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为宜山在永历十年十月以前属于南明政权的佐证。

如再进一步推想，宜山政权何时落入清廷之手，从史实看，朱由榔自永历八年到永历十二年之间，频繁来往于贵州、云南之间；李定国于永历十年正月退出南宁，闰五月广西各土司陆续降清，南明在广西的统治势力方告结束，清朝才正式建立了对广西全省的政治统治（李定国余部仍坚持在西江流域一带进行反清斗争）；又，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其中一路的进军路线是由广西进攻贵州。由以上情况分析，广西政权最后易手的时间不会超过永历十一年十一月，而宜山政权的易手时间当在永历十年（1656）十月到永历十一年（1657）十一月这一年的时间里。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南明政权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从李氏墓碑所刊的“永历十年孟冬”这一实物，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可以窥见明清之际中国南部及西南部的动荡局势，并从中得出永历十年（1656）十月以前宜山政权尚属于南明之结论。



太平军牛岩破寨考辨

张克玮

牛岩碑石，近年来被发现于宜山县德胜镇榄树村委罗村居民小组所辖的牛岩山腰一个岩洞内。此岩洞当地群众称为牛岩本寨，即碑文所谓“大岩”。此碑从反面反映出翼王石达开的太平军1859年围剿牛岩三寨反动团练的历史概貌。据参加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1985年（宜山）年会的专家、学者们鉴定，认为此类碑刻迄今少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民国7年增修《宜山县志》（下称《县志》）的新增内容，比较详细地记载有翼王太平军在宜山境内反对团练捣乱的三次斗争，牛岩之战是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而且确有实物资料的一次主要战斗（另两次是马驮岩之战和十二固（库）^①之战）。关于这组对反动势力歌功颂德、对太平军极尽污蔑之能事的碑文，已有专文涉及这次战役的研究。读专文后颇受启发，获益匪浅，但作者可能调查时间匆促，对太平军牛岩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围而不打，围而不密”，只希望敌人被迫出降，“以免过多杀戮”^②这一论点，似乎值得商榷，试略述有关史实、传闻和浅见。

牛岩洞内同时被发现的石碑共三块，县志内对碑刻内容未收录。我和友人重加考查时均已拓片。一为《牌位碑》，文曰“唐帽牛岩老幼之位”曾埋白骨为三冢；一为《宜山县县主批示碑》；一即《大岩树墓序碑》（下简称“碑文”），是其中的一块主要碑石，原碑高53.5厘米，宽43厘米，内容完整

无缺损。碑文抄录如次（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窃维大岩树墓，缘于咸丰己未年孟冬月，长毛匪首石大（达）开纠集十万余匪阑入郡城，叠居德胜。余团五、六百人避居唐帽山、牛岩山、牛岩，共立三寨。凶残肆虐，良善隐藏。各寨畏死贪生，私济其粮。亦有予们远邪居正，威逼入党不能。未贡一丝，且半途而夺货；不与为类，仍截路以刘匪。战士三十人，驱贼数百队。由是吾人与贼冤益结，贼与吾人战不休。连战三旬，久久真余勇可贾；困围一月，个个无执冰以游。孰意牛岩山顶奸徒，倏起狼心助逆；岩中能士，焉资地利防凶。噫！角骑尽去，羽翼无依。继以润下不周，强壮者冲匪锋出，腊朔之候，稚弱者中贼计亡。虽然出于非命，莫知本于昊天。凡我同盟悼老亲之被害，式相好以立祭田；怜妻子之遭殃，无相犹（尤）而停祀事。则死者瞑目于九泉，生者亦抚哀而少愧。自是祖荫如神，休庇同盟士庶；瓜瓞绵绵，垂祀事于千秋矣。痛事兮陈情，勿替兮为序。

首事	张汉中	莫景霖
	韦志韩	黄鹏霄
	黄镜清	黄金城

同治五年三月清明日立。

这篇墓表体文字，全文共335字，主要讲树墓的缘起及牛岩之战的过程。因袭碑文，姑名此碑为《大岩树墓序碑》。其实，“大岩”是左近另一无名邻山“大山”的一处岩洞，不在牛岩三寨之例。

《宜山县县主批示碑》，碑高62厘米，宽40厘米。全文共172字，讲村民被杀的因由及对埋葬等费用的判词，附抚恤名单。其文曰：

宜山县县主批示：查乔军各村居民避贼山岩，犹复不次截击往来游匪，屡挫凶锋，甚属×义愤堪嘉。使山顶×居民亦能同心戮力，矢志靡他，该匪何能×入肆其凶残。乃张慧光等不思共图保全，胆敢串计陷害，致被该匪攻破，居民遭杀掠者各以×数百计。惨极痛极！本县营次闻报，悲愤交臻。兹据禀张慧光等已被报杀，殊足大快人心。其该犯田业，仰即秉公确查，酌以数成归×公变卖，为掩埋超荐之资；其×余仍留为该犯亲属养膳。毋稍侵滥，是为切要！

德树二村 乔军三村 邓山杨梅
黄坭三村

黄鹏举	覃土养	莫石寿	韦尚宽
宪清	杨佛正	二成	火养
乔惠	金保	受益	扶益
凤山	张村	马曹	扶不
水养	新塘	三村	用乎
有孙	张汉倬	杨癸卯	李水发
土孙	八寿	木光	卫金城
不弟	土送	六孙	乔灵
石灵	梦光	陆孙弟	黄扶受
兰孙	重阳	乔应	乔养
乔旺	李有孙	黄大孙	莫木盛

佛生 六新 玉明华 刘金旺

经最近逐字核抄，发现全文完整，并无缺损。只碑石的加工比较粗糙，有六处因碑面不平，留空白不刻字，即以“×”号表示。

翼王太平军驻守庆远期间，共七个月另十四天（公元1859年10月15日至1860年5月29日）。关于这次牛岩战役的具体时间，“碑文”只提到战役结束于“腊朔之候”，即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59年12月24日），县志说是十二月初三，当地传说是十二月初八，联系到“连战三旬”，或被“困围一月”，可以推断牛岩之战大致发生在185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即翼王入城后的第二个月就已经打响。

为了严厉打击这伙积恶多年、凶悍一方、恃险负隅挑衅顽抗的德胜福庆团反动团练势力，彻底扫荡这个名不虚传的地形险恶、易守难攻的积年老巢，“当时，太平军是从六合圩渡过龙江河而来，估计有一万多人，包围十二固（库）和牛岩周围约十里路。当时德胜、榄树、赛平（即太平圩）都住有太平军，赖裕新亲自指挥，而且石达开还到过邓山部署。”（口碑：《1985年11月5日李寿山信》）这是外层包围。内层包围是袋形布局。据李寿山信和民间传说，太平军设前敌指挥部于邓山村，沿香梅、西牛、黄坭、松柏、大凹和簸箕诸岭一带展开队伍，盘营岭上，遍布数里。附近各村均为太平军一把守。这样，太平军就把牛岩三寨团团围困得水泄不通了。他们还用重兵严密封锁了袋口，即通往十二库的要道隘口，以拒外援；又机警地设伏于西部另一必经的山坳岭平槽，以防漏网。另外，迫近牛岩、唐帽山后背的岭头和牛岩本寨山下一带，还分别驻扎了先锋攻击部队，作为前沿阵地。看来，其作战意图或方针在于多重密围，猛攻猛打，速战速决，务求全歼。如果“围而不

打，围而不密”，那么，屯兵一隅，旷日持久，本已难筹的军粮更难保证供应，清军也会从容来援，实为兵家所忌，对太平军来说是很不利的。

事实上，围困之后，并非不攻自破，太平军曾多次发动凌厉攻势。“碑文”说过：“连战三旬，久久真余勇可贾；困围一月，个个无执冰以游”（不存侥幸心理），说明在整个包围期间战斗频仍不休，并历举了三次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1）“碑文”中“牛岩山顶奸徒，倏起狼心助逆”，是指太平军智夺山顶寨，炮击唐帽山的战斗。据《县志》卷一记载：“监生张某，小名五三，……咸丰九年，贼逼寨议和，五三及庠生张慧光从之，遂不与牛岩同心。以故两寨同日入，遇害。”上述《宜山县县主批示碑》文也说“乃张慧光等不思共图保全，胆敢串计陷害，致被该匪攻破”。到底太平军如何策动内应，串计“攻破”？当地民间的传说比较具体翔实。张慧光，号（一作“望”）夫村人，“有一个哥哥叫张慧民，在太平军里，起初回来招安的也是他，后因招安不服，他便动员他的弟弟张慧光及张家兄弟及亲戚几十人，在大岩寨作内应”（《李寿山信》）。太平军开头“攻了九次，都攻不下”。后来，根据张的献计，太平军避强击弱，出其不意，从张村先取牛岩左侧那座无名“大山”的大岩寨，再经由山腰间道袭取此山另一面的小姐岩，利用小姐岩俯视牛岩山顶的优势，因此，“又抢占了牛岩山顶寨，杀掉守山顶的几个人，居高临下，用火箭炮击唐帽，发发命中”（《唐帽牛岩战斗的经过调查》下称《调查》），直打得唐帽寨团丁不敢蠢动，孤立了牛岩本寨，又打开了前进攻击的缺口。这是影响全局的一次有决定性的战斗胜利，但是，它是用一系列袭击或炮轰（也有议和）等智勇结合的暴烈军事行动才取得

的，并非不战而获。

（2）“碑文”只用“角骑尽去”寥寥四字，就隐讳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夜战，也成为招认太平军岭平槽设伏成功的无可奈何供状。据《调查》所记，福庆团的敢死先锋，以陆孔必、韦石玉等八人为首，陆最凶悍，早被太平军斩杀于谢表岭下的磨石猛（“猛”，当地土语“坑”的意思）。三寨被困后，“韦石玉和敢死先锋队的团丁，夜窜簸箕岭，想从新惠绕北庄到十二库找联防的团练求救兵，过岭不远，在一条冲槽（岭平槽）遇到太平军的埋伏全被打死。”为什么这帮“角骑”要外逸求援呢？据《县志》卷一载：在下青里（今怀远和德胜一部）太平圩西南三里的十二库团练，与同属福庆团的“牛岩、独帽两寨英少为声援，贼嫉之甚”。因为太平军势大，十二库的团练第一次驰援败回，不敢再次出动。“其团总黄保清避贼在外，飞函许为募救，久之不至”。由于太平军围寨打援，牛岩本寨内的团练援绝力孤，支持不住，韦石玉等才铤而走险，陷入太平军预设的天罗地网。经过这次伏击战，其反动骨干几乎被剪除尽净。

（3）“润下不周，强壮者冲匪锋出”。这是“碑文”对太平军攻其必守，切断水源、相机歼敌的一场激烈战斗的侧面叙述。山阿小泉，在牛岩、唐帽间山麓，据实地勘查其积水虽年久失修，至今仍历深冬而汨汨不涸。它是寨内团练和被骗群众赖以生存的唯一水源。太平军抢占了泉边的牛岩山顶寨制高点和正面的大岩、小姐岩，原来敌之护泉屏障变成我之断水前哨阵地，敌因取水受威胁很大而拼死反扑，“打了几仗，也相当激烈，光争夺水源就较量了几次”。（《调查》）最后，太平军完全控制和切断了水源，并迫使部分团练冒死突围被歼。经过这几次殊死的反复搏斗，龟伏岩里的残余死党只有束手待毙。

是否有逼寨猛攻的例子呢？关于破寨的情况，其中就有《县志》卷一载录的对牛岩本寨先攻后截的说法：

十二月初三日，贼攻急，妇女亦持刀投石兢杀贼（着重点为笔者所加），而独帽山石不下。泉为贼据，众渴。岩遂破，遇害……八、九百人。贼驱独帽山人下，骈杀之，死者又三百余人。两寨敢死先鋒决围，护老幼夜走得活者亦数百人。

按从文意可知，在顽敌援绝水尽的情况下，太平军对牛岩本寨是不失时机地发起了最后攻击的，激战之后，两寨团丁和群众冒死突围，一部逃脱，大部被歼。这是攻破说。另一说法是弃寨说。据被杀群众的有的后代相传：“寨里水缺援绝，死守不住了，其余团练和群众也连夜开寨偷偷下山，想跑过香梅岭和簸箕岭的太平军防区之间（平地），向通往十二固（库）的隘口逃走。四面被围，村子也扎有太平军，只有这一条出口。据说慌乱中有人碰得鼎锅盖响，暴露了目标（此说不可靠），太平军黑夜不分青红皂白都杀光，跑脱的很少。……我有三个叔太公跑在最前面，将近隘口被杀，现在还埋在隘口。”（《调查》）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正好互相补充，反映了破寨的全过程。我们根据以上县志、访册的材料，对照碑文，可以分析出其过程大致是：经过一天的激战，牛岩本寨的残余团练，见势不妙，就企图在酣战后，趁太平军疲劳歇困可能麻痹，伺机混带群众作掩护进行夜间偷围。“寨里还有团练，还有二个先锋，突围时还有一次恶战，不少人混出去是肯定的”。（《再访纪要》）可见民间传说认为破寨之夜还有一场恶战。接着，太平军上山搜索本寨，并乘胜将唐帽寨剩下的人“驱下”诛杀。整个战役

遂告结束。看来寨被攻破一说比较合乎情理。所谓“围而不打”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特别相信德胜民间还广泛流传一句歇后语：“牛岩的铁锅盖——惹祸招灾”，但从上引口碑和群众看法，认为“此说不可靠”。太平军并非宽容，也非麻痹，而是强攻之后，将计就计，故意网开一面，诱敌逃生，伏兵于可通十二库联防区的唯一孔道隘口，以便借机截杀。果然，不出所料，主动上勾，“腊朔之候，稚弱者中贼计亡”。这次牛岩战役就形成最后大截击大屠杀的太平军全“胜”高潮。无论从碑文、县志记载还是民间传说，牛岩破寨的斗争是相当激烈、情况也是非常复杂和艰苦的。

为什么张慧光（按《县志》说他避居唐帽，不确，应为大岩寨。后为当地人“报”复所杀，也非官府执杀。）等人反水讲和一个主要原因还不是太平军“逼寨”攻打，搞得团丁“弹尽粮绝”所致吗！所谓围而不紧，不少人乘黑夜混出重围逃走，不过是一种设想，并无确例。

至于说困降不攻，“以免过多杀戮”，也不大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从当时实际情况来说，牛岩唐帽破寨被杀的群众为数并不少。据“碑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余团（按指德胜福庆团所属的练和民）五、六百人避居唐帽山、牛岩山（按即牛岩山顶寨）、牛岩（即牛岩本寨），共立三寨”。可知避“贼”三寨内的实际人数有五、六百人。《宜山县县主批示碑》文也认为，“居民遭杀掳者各以数百计”。据此也可知：连杀带掳各有数百之数。批示后抚恤亲属名单计四十六家，如以平均八口之家计算，被杀者也至少达三、四百人。事实上并非少杀。《大岩树墓序碑》为同治五年三月（1866年4月）所立，距战役发生才六年多，过去时间不久；光绪七年（1881）县志

稿纂修者姚善镛是当时当地人，“为邑望族”，“熟谙郡邑掌故”，“采访博闻”；县主批示虽无年月，当是依据“遇害”各村绅民所“禀”的情况作出的断语。因此，他们的记述当属可信。虽不如县志重访“新增”内容所夸张的遇害千余之说，但玉石俱焚，确实扩大了打击面，殃及的群众也是为数可观的。从历史背景来说，当时活动在宜山及邻县一带的太平军主力是赖裕新部队。由于各处地主团练配合清军嚣张挑衅，不时“出于不意，恒以十数人或三五人伏击辄胜，杀贼无算”（《县志》卷二）。特别是（牛岩、唐帽）“两寨英少，时时截杀，夺贼械、贼物无算，积次杀贼二三百人”，而太平军多次容忍，并“招慰之，辄不顾”（《县志》卷一），争取安抚全然无效，敌人硬是捣乱到底。加上赖裕新本人向以勇猛鲁莽无谋著称，素来主张谁若反抗我军，则不问民妖，不分顽胁，一概屠城洗寨，鸡犬不留。因此，在驻师庆远、敌情剧变和“民情（险）恶”（周竹岐白龙洞和诗）的情势下，赖率辅面对这种极端反动的敌人和行为，只有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他一心想到的是如何剿练除妖，保障筹粮和入川通道，那里会顾及什么“过多杀戮”的问题。“赖裕新先在宜山、罗城、天河（现属罗城）各乡，攻陷村寨数十处。经该三县局绅陈丰玉等联团力拒，先后三十余仗，屡挫贼锋”。（刘长佑：《收复庆远及柳州防剿情况折》）赖部仅在上述三县即攻破村寨数十处，至少与团练打过三十多仗，死伤群众当然不少。以宜山为例：查《县志》卷一，曾注明被赖部攻破岩寨的记载就有十处之多，除牛岩屠寨以外，被杀戮百余人或者数百人的材料，还有喇瓦村南的庙窝寨、底平村南的述河寨和太平圩附近的十二库寨等处。所谓为保民着想，只围不攻，可能是后人扬善臆断或过

差之辞，将不大符合于那时的历史实际和荡岩洗寨的事情真相。不过，另一方面，据说太平军对留在村上未有走动的老弱病残并未加侵害，甚或动员他们“去喊上山的人回来”（《1986年2月2日访册》）。这也是要以一分为二分析的事实。

总之，牛岩破寨，太平军是先围后打，强攻智取，经过一番血战，并灵活运用打援、伏击、谈和和策动内应等多种斗争方法，虽然玉石俱焚而终究还是取得了消灭这伙反动透顶的元凶顽敌的胜利。绝不是围而不密，更不是围而不打。玉石俱焚，为时代所限，此虽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但也无须为前人讳，而应该秉公立论，实事求是地探究其失误和血的教训的。

碑文方面，与其初次刊载相比较，这次拓抄中，除补齐全文之外，还仔细校勘了错漏字和数字、句读等不确之处29起。在这里，谨向热心帮助收集资料的李寿山、胡昆仑等同志表示谢意。

注①十二固：1985年7月版：《宜山县地名集》第161页和《德胜镇地名图》作“十二库”，在今德胜镇楞底村委南面2公里。“固（库）”：当地百姓话“蹲”意，即上这个山寨要蹲（休息）十二次才到上面，形容其险峻。

②参见钟文典：《几件有关石达开回师广西的碑刻》，北京太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P·281—292，中华，1983.3.一版。



宜山高级中学建校沿革初探

韦甘睦

宜山文化教育历史悠久，自北宋名臣赵抃、文学家黄庭坚先后在郡讲学，文风丕振。接着历代有清猷、龙溪、储元文、香林、龙江、庆阳、庆江、屏江及德胜等九个书院，培育了众多学子。因之，自宋以至明、清的科举中，宜山县籍考生先后被录取的计有进士41名，举人555名，贡生386名，总共982名。迄清末光绪年间，废科举，办学校，宜山开始成立官办庆远中学堂，以后八易校名，至60年代名为河池地区宜山高级中学。兹就手头资料结合多次采访、略将宜高建校沿革初步整理，依次简述如下：

1、庆远府官办中学堂。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初一，庆远府知府王祖同奉部令筹办庆远府官办中学堂，校舍就已裁撤的副将衙署（俗称协台衙门，即今县城城中中路县文化馆处）改建。这是当时庆远地区（辖区约相当于现在的河池地区）的最高学府。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正式开学上课。当年有学生120人，教职员9人，首任教务长兼学监覃祖烈（字绍武，洛东乡寻田村人，光绪乙酉科副贡，曾任广东直隶州州判，广西思恩县（今环江县）知县（即县长）。民国七年（1918年）主持增修《宜山县志》）。继任学监的有安徽人操持（清代举人）、安徽人徐燮（清代举人）、广东人区宗洛（京师大学毕业）等。学校开办费，初拨2万元，次年广西省政府在厘金收入项下拨银2790两。以后办学经费由庆远府所属六个县共同负担，计宜山县2400元，河池县720元，

东兰县585元，思恩县504元，天河县（今属罗城县）420元，宜北县（今属环江县）240元，另外，南丹庆云锡矿公司资助400元，共5000多元。

校舍规模有礼堂1、讲堂21、会食室1、储藏室1、仪器室1、藏书室1、客厅1，学监、教员室9，办事室1、学生寄宿室42、校役室6、厨房、盥室1、浴室6、厕所10、晴、雨操场各1，民国6年改筑新式头门，缭以周垣。

学制4年，开设课程有修身、四书五经、外国文、历史、地理、算学、博物、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学堂原设预科班和本科班，光绪三十二年附设两等小学堂1所，光绪三十四年开设师范班1班。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庆远中学堂停办。

2、庆远府六县合立中学校 民国元年，宜山县怀远人黄肇祥（光绪己酉科举人）任庆远府教育科长时，以府署及私人名义通知府属各县派员到府开会，会中决议仍由各县依前议继续解款恢复庆远中学堂，会后各县均依议解款，遂于次年春正式复课，将校名改为庆远府六县合立中学校（简称六县中学）。第一任校长覃祖烈，继任的有黄肇祥、刘介（广西百寿县人，著名学者，曾任广西通志馆馆长）、白润苍（广西桂林人，曾在日本留学）等。当年学校分为第1、第2两个班，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革命先烈韦拔群时在第二班肄业。

六县中学学制四年，开设的课程有国文、修身、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动物、植物、矿物等。课本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共和国教科书。

3、广西省立第十二中学 民国3年冬，六县中学改由省办，校名省立第十二中学（简称十二中），学制三年。至民国7年，在军阀混战中，宜山屡遭兵匪，十二中一度停课。

4、广西省立第十一中学 民国8年，十二中复课，改名广西省立第十一中学（简称十一中）。民国10年5月初，黔军总司令卢焘部的旅长谷正伦率部3千人入桂，驻扎在十一中及各会馆，与原驻宜山的新军连长石化龙部发生巷战，全城骚乱。此后复有粤军刘震寰、桂军韩彩辉等部驻校，以宿舍为监狱，操场当法场、从此，学校被迫停课五年之久。

民国14年，庆远旅筵同乡联名呈请广西省政府拨款恢复十一中学。次年，省政府复文批准拨给特别添建费4000元，由民国15年度校款挪用3000元，又清乡总办伍廷颢由罚款项下拨助3000元，共银1万元作为十一中修葺开办费，并委宜山绅士吴应元，简葆真、江耀秋、韦文轩、杨春荣等为筹备复校委员，负责筹备复校事宜。民国16年春，省政府委任徐松石（广西容县人，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硕士，后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在香港出版多部著作）为校长，4月到校，5月8日正式上课（此后，每年即以此日为十一中校庆之日）。当年重新招收第1、第2班新生，共110名，其中首次招收女生两名（黄一清、曾佩琼）在第1班就读。

民国20年下学期，廖竞存（广西全县人，国立中山大学毕业）任校长时，建前面大楼一座，添购《万有文库》一套。学生由5个班增至6个班。

5、广西省立庆远初级中学校 民国23

年8月，省令各地中学均以地名为校名，故将十一中校名改为省立庆远初级中学校（简称庆中）。当时各班男、女生的比例约为8比1。是年取消班主任制，每级设级主任1人。民国27年8月，取消级主任制，每班设导师1人，全校设女导师1人。

民国24年，广西省政府令各县县立中学并入省立中学，原宜山县立中学遂于是年并入省立庆远初中。

民国31年4月，原设于宜山的第七区专员公署并入柳州专区，省政府批准将该署原址（旧文庙、即今县公安局处）拨给庆中，民国32年1月，庆中即迁往该处新址。原庆中校址拨给县第二表证中心学校。

6、广西省立庆远中学 民国33年8月，省令将原庆远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学制采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校名改为省立庆远中学（仍简称庆中）。开始招收高中第1班新生。是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入县境，庆中于10月间疏散到思恩县环江乡贵村。所有图书、仪器、全部遭受损失，学生星散，学校停顿。至民国34年，日寇投降、宜山光复，8月间庆中迁回原址，自9月28日起恢复上课。民国36年停招初中班，民国38年最后一个初中班初36班毕业。

从民国15年5月的省立第十一中学起，到民国38年的省立庆远中学止的24年间，共毕业初中36个班，毕业生1010人，高中9个班，毕业3个班，毕业生58人。

1949年冬，宜山县城解放前后，庆中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主动组织起来维持学校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并协助宜山县军政委员会做好接管学校的工作，使学校很快就能恢复上课。

7、宜山高中 1950年初省立庆远中学恢复上课后，改名宜山高中（简称宜高）。属宜山专区专员公署管理，专员公署委派中

共宜山地委宣传部部长阮庆兼任校长，孙洁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张少清任教务主任，并成立校务委员会，由江容安任主任委员。

1953年，宜山高中迁至龙江北岸的北山南麓。宜山专区专员公署委李仁初继任校长，吴周南任教导主任兼学校团总支书记。1954年学校扩大到11个班，学生503人，全校教师26人，职员15人。自1954年起，历任的校长有丁明中（1954）、李高茗（1954—1956）、陈世沐（1956—1957）、潘明澜（1956年起任副校长，1957年起，孙洁校长调离，潘以副校长职主管校务）。

由于1950年恢复建校以后，充实教师阵容，1953年起，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学校有了坚强领导，学生读书风气浓厚，各种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因之学校办得日有起色，学生的学业成绩不断上升，毕业后考取大专院校的也逐年增多。

1958年，宜山专区专员公署迁往柳州，宜山高中一度下放由宜山县管理。

8、柳州专区宜山高级中学 1959年，庆远中学改归柳州专区主管，改名柳州专区宜山高级中学（简称宜高），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中学一。从这时起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阶段，也是宜高建校史上比较兴旺发达的时期。校长龙卧湘（1959—1971），副校长潘明澜，学校党支部书记韦昌铁。1961年，全校有初中3个班，高中11个班，学生共595人。1963年，有高中14个班，学生671人。从1962年起，每年升学率都在90%以上，最高的是1964年，升学率达到96.5%。不少同学升入北大、中大、交大及清华等大学。

9、河池地区宜山高级中学 1965年，河池地区成立，宜高属河池地区行署管理，改名河池地区宜山高级中学（简称宜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宜高教学秩序全被破坏，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在被批斗中，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在校学生集体下乡插队，学校处于停顿状态。1969年秋，学校复课，继续招生。自1950年至1966年，学校招生累计71个班，学生3500多人，毕业2345人，其中未参加毕业考试的657人。1971年4月至6月，校革委主任为王圣吉，1971年7月至1976年，校革委主任为黄培清。

1976年，宜山高中被撤销，校舍拨交河池地区宜山师范学校，大部份教师留在宜山师范学校，一部份教师调到河池师专和河池地区巴马民族师范。

1980年，根据河池地区行署（1980）88号文件通知，恢复重办河池地区宜山高中，当年招收普通班两个班，民族班两个班，学生共200人。全校有教职员工21人。校址仍在北山南麓（原宜山高中校址）和宜山师范合并在一起有半年时间。1981年1月，河池地区行署决定将宜山高中迁至地委，行署所在地金城江镇西郊，改名河池地区高级中学。原河池地区宜山高级中学之校名遂不复存在。

溯自1905年始建庆远府中学堂，至1980年恢复重办宜山高中，历经76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招收了初中63个班，学生2084人；高中仅自1951年起至1980年止的30年间，就招收了60个班，学生2600多人，为宜山培养了不少革命知识份子，为祖国造就了一批四化建设人材。据南宁、柳州的宜高校友录资料及河池、罗城、来宾、宜山等地毕业校友情况初步统计，在县内及全国各地，各部门担任一级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员、教练、编辑、编审的有109人；担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经济师、高级经济师、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统计师、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的160人；

古迹考察

旧时宜山城区的水与桥

韦甘睦

根据史籍记载和实地勘查推想，宜山城区原是一片间有沟壑的土丘地带。由于县城南郊的水从多处流入、浸注，遂在这些沟壑间形成大、小、深、浅不一的溪、沟、塘、井。为了交通、建房和修理街道等等需要，历代官府、民间先后在一些溪、沟上面建造了不少石桥，现在有些石桥已不存在，有些沟壑已先后被开挖成水塘、鱼塘或被填平作为房屋基地和街道，旧迹难寻。兹特将宜山城区水与桥的变迁存废情况简述如下，或可稍作研究县城旧貌与市镇建设的参考。如有错漏，敬祈地方老者、各方面人士随时来函或面予赐正。

一、水

从城外流向和浸入城区的水源有二：一是距城南约六公里处五拱渡口下游的官坝（宋代或元初兴修水利的水坝，早废，坝址在今六坡水库坝首下面的水塘处）；一是距城西南约四公里处的九龙岩。

从官坝流向城区的水，除至龙塘以后，

散布田壑间而由低洼之处浸入城区汇为塘、井、溪沟外，有下述明显的水流四条：

1、由官坝北流，经料哥山，水角凉亭，田洞至今配件厂西侧通过铁路涵洞后，分为三支流向城区：

——西边一支，流经今保育院后的八角楼处，向北抵拉浪林场招待所后面，由地下穿过街道至对面蔬菜公司东侧流至广西轴承厂（原黄山谷祠处）前面，形成一条自东向西的溪流，溪水清澈，柳荫夹岸，古称龙溪。龙溪流至轴承厂西端即转向北流，与来自九龙岩流经车江桥的水汇合，在轴承厂后面的流谦岩处注入龙江。

——东边一支，自八角楼外向东北注入旧时西门城外的护城壕。护城壕沿南门城外向东延伸至今拉丝厂前又分两支。一支继续东流，绕过标营（今部队文化学校处），北流入龙江，（现部队文化学校东边一带土基外面仍保存一段有水的城壕）；另一支北流至化肥厂东，注入龙江。

担任副处级以上国家干部58人。此外还有不少未经评定职称，不计名位报酬的校友，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默默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只对宜高建校沿革试作初步探讨，由于笔者见闻有限，纰缪必多，敬请原宜高的领导、校友、各有关单位暨各界人士多多

赐正，俾符史实是幸。

资料来源：

- 1、宜山县教育局《教育资料汇编》初稿。
- 2、《庆远府志》、《宜山县志》。
- 3、原宜高部份领导，校友提供资料。
- 4、采访有关人士口碑资料。

上述护城壕西段的水，另有两处分别流向西门城外和注入城中：

一处是自狮子桥（已废，旧址在今江入文化宫内游泳池前面）北流，从今城中中路20号屋后地下穿过街道经县招待所地下至县前街西端下坡处2号宅与4号宅之间门前的落魂桥（今尚有桥的遗迹），再经过对面5号住宅西侧注入龙江。从前在这条出水口下面的龙江边，有一水碾，可见这条沟水还是不小的。

另一处是南城壕的水与地下水均从现在的“文化中心”处后面注入城内，在今城中中路134号、144号宅地处汇灌成一大二小的三个池塘，俗名水井塘。接着水井塘有一条大沟向北穿过街道，至对面城中中路142号、143号及145号地下，几经弯迴曲折再沿现在的马草巷向北至和平路永沟脚巷45号门前，下陷成一深坑，旧名流水坑，接着流水坑仍形成大沟从北城墙脚（即今江滨路128号宅地下处）穿过今江滨路，经过对面127号地下通向龙江。这条通向龙江的水沟较大，平常行人可在沟中往来。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空袭宜山时，群众常从此沟出城去躲避空袭。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宜山县知县（县长）何熊作的《修城记》中谓：“西北临江……城内有石穴，大如屋，深数丈，为全城泄水之处，春夏与江水相吞吐”。就是指的这条水沟和城墙脚下的出水口。

——东边另一支，自配件厂西侧通过铁路涵洞后即向东北经过会星街西端分流：一支在会星街北沿水塘边东流至和平路166号宅后与地下浸入的水汇灌成一丈多见方的池塘，池水清澈，可供附近居民饮用。当地人称此处为“水流”（现此池已成为倒满垃圾的污水塘）。水流的水，从地下经街道及中心商场东流过双狮桥巷一带几经弯迴在七星

桥、双狮桥下东流至供电工区门前注入护城壕。另一支在会星街南面经寿凯楼（今共和路190号左侧一家门前，尚有桥的遗迹。）再东流至供电工区门前汇入城壕。

2、自官坝北流，经下魏村、峡口、沙岭、鸡吃水，通过地区防疫站东南的沙岭桥流至豆腐桥后，一支直接流到供电工区前注入城壕；一支东北流经板桥至拉丝厂前北流注入龙江。

3、由官坝北流，经上水利村、寺门村、牛耳潭、大沙岭、鸥桥向东北通过铁路³1号桥（85·923）再经板桥流至拉丝厂前折向北流，经化肥厂东注入龙江。

4、由官坝北流经上水利村、寺门村、高家堡、玻璃岭东、豆腐岭东，通过铁路32号桥（85·587）再北流经过拉丝厂前，向化肥厂东流入龙江。

查元代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的经历（官名）罗咸《修城记》（载清道光八年《庆远府志》卷四《建置城池》）文中有谓“公退之暇，周览形势、稽度力用，导官陂，疏龙塘众流，汇于城南，引溉浸注，灌为西壕，溢于东关。光涵玻璃，冷薄城址”。文中的“官陂”即后来习惯称的“官坝”，这段文中的意思是（元代罗咸来庆远任军民安抚司的经历期间，为了加固安抚司治所宜山县的城池）在公余有空的时间，走出城外，周览了城郊的形势，估计和筹措了修治城池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于是开始施工，引导官坝的水源，疏理散布在龙塘一带田壑间的众流，使这些水都汇聚到县城南外，再通过引流、浸注，进入城外的城壕。并把城壕延伸到东关以外。竣工之后，壕水汪洋，泛着波光，映照一带城垣。

另据民国七年（1918年）《宜山县志·城池》载：“明宏治元年（1488年），知府

汪溥以北城附江，其险可恃，独东、西、南三关，平旷受敌，乃凿壕（指城壕）深二丈，广四丈五尺，延袤凡三十丈，引官陂水注之”。可见流向宜山城区的四条水，都是来源于城南六公里处的官陂（即官坝）。

除上述四条来自官陂的水注入城区外，另有一条来自距城西南约四公里处的九龙岩，经长岭西、燕山东及县森工站西侧流过年江桥再东北流与来自龙溪的水汇合至轴承厂后的流谦岩处注入龙江。

来自南郊的水，除上述几条溪流外，并在县城内外汇注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塘。其中比较大的有以下几处：

文庙塘——在今县公安局（即原文庙旧址）对面的县房管所楼房及其东、西、南三面的民房一带，从前塘围绕以红墙，塘内遍植荷花、莲藕，四时有水，很少枯涸。

文林塘——在今城中中路二轻局一段街道后面一直往东延伸到今“文化中心”处后面一带。此塘系沿西城脚下，形长如带，宛若西城的内壕。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黄埔军校第四分校驻宜山时，曾填平此塘一段，塔盖竹棚房屋作为临时办公之处。四十年代初拆掉城墙，并陆续将塘填平。居民便在墙址和塘址上建造房屋。

周家塘——在县城东北隅，四十年代末，陆续填平。解放后，将此处作为和平小学校址。此塘附近居民区，曾以塘名叫周家塘巷。

捕衙塘——在今实验小学东侧原广东会馆前面，因此塘位于清代庆远府缉捕衙门附近，故名捕衙塘。三十年代末期，填平作各机关单位共同使用的篮球场。

蚂拐塘——在今中共宜山县委大院内，立有太平天国翼王府故址碑的土丘右前方。明、清时代为庆远府署的荷花池（俗名蚂拐塘）。此塘四时积水，遍种荷花，池塘附近

曾先后建有环翠楼、凝香阁、荷花轩、听蛙亭等。因池塘及附近景物秀丽，故将此处称作“莲沼晴岚”而列为宜阳八景之一。自清末以至民国末年上述楼、阁、轩、亭先后圯废，六十年代将塘填为平地。

鲍家塘——在城南鲍家巷附近，原有大小水塘多处，种植莲藕、茨菇等。自清末至民国年间，先后被填平建房，现已成为居民住宅区。

长塘——今县地方法院西侧，县纺织厂（原庆远镇政府）西侧后面何宅、黄宅直至县中医院南边一带，大小水塘相连，故名长塘。近十多年来已大部填平。

泵村周姓水塘——位于现城南的中心商场处，原是一片大小相连的水塘（据说这是矮山乡泵（读如mei，闷）村周家种植莲藕、茨菇的水塘），1951年冬，为了在此处设置一农贸市场，城关区人民政府用以工代赈的款项发动群众挖东门城墙（现共和路北段至县中医院处）的土挑来填铺。1986年以后，即在这里建造三层楼房的中心商场。

从上述情况看，旧时宜山城区虽有许多溪、沟、塘、井，但实际作为供应城中机关、居民饮用的水源，还是远远不够的。据《宜山县志》“城池”第35页记载，大意谓：清代咸丰初年，地方兵、匪频仍，官府为巩固县城，特发给功牌，劝谕绅商富户，捐资挖掘城外壕沟及建造东、西、南三个廓门。又为了确保守城有水供应，到处去寻找从前志书记载的宜江井和香泉井，结果也未找到（但据民国年间传说，现城中中路田家巷3号宅后的一口井即为香泉井，未知确否，待考）。遂在城东北隅（可能系今周家塘附近）及府教授署东北大水沟旁（即今县前街50号、51号、53号后面及粮所后面接近城墙脚处）各开挖一塘，以备戒严期间汲水